

浪

清

蹟

梁

叢

章

譚

中

進步書局校印

天
地
人
三
才

天
地
人
三
才

天
地
人
三
才

天
地
人
三
才

天
地
人
三
才

天
地
人
三
才

浪蹟叢談卷五目錄

請鑄大錢

請行鈔法

開礦議

行貝議

喚夷

鴉片

水雷

礮考

天主教

均賦

斛制

赦令

科目

冗員

清 福州梁章鉅撰

請鑄大錢

近日銀貴錢賤。官民交困。羣思補救之方。計惟有請鑄大錢。尚是通變宜民之一法。余前在廣西撫任。卽經切實。上陳。為戶部議格不行。復緣江蘇撫任。引疾。得請附謝。恩摺內。上陳。則留中未發。近聞京中臺諫。亦有請鑄大錢之摺。上曾向樞廷索取余原摺呈覽。又聞此事已交各直省督撫悉心妥議。而迄未見有切實敷陳者。昨安徽王曉林中丞植。向吳紅生太守索余兩次疏稿。余以第二疏。卽係申明前疏未盡之意。且係留中之件。未便宣布。而第一疏。已經部議。各省周知。因卽錄副與之。而索閱者愈多。遂鈔付手書如左。以應之。其詞云。竊謂今日銀價之貴。固由銀少。亦由錢多。錢非能真多也。由於私鑄之錢充斥。遂至銀錢兩不得其平。臣竊以為今日變通之計。莫如籌錢之有餘。以補銀之不足。銀之產有限。銅之產無窮。考禹貢惟金三品。銅實與金銀並重。當王者貴。其貴賤之權。亦操之自上耳。上之權。可以頃刻變人之貴賤。獨不可以頃刻變物之貴賤乎。古者泉刀之設。皆取資於銅。周時園法。

輕重銖兩。雖不可考。然觀其遺制。有徑尺者。有數寸者。可知當千當百。自有等差。而歷代值錢法之窮。因之有大錢之制。所謂窮則變。變則通也。現在江浙閩廣東南數省。習用洋錢。即外國之大錢也。不過取其輕利。便於交易耳。今若鑄為大錢。其利用即與洋錢無異。與其用外國之大錢。何如用中國之大錢。惟利之所在。私鑄在所必防。然防大錢之私鑄。較之防小錢為易。但須輪廓分明。刻畫工緻。磨洗淳淨。多用清漢文以經緯其間。品愈貴者。其製愈精。則偽造者不難立辨。即如今日洋錢。有洋鑄土鑄之分。民間一目了然。則大錢之官鑄私鑄。又何難瞭如指掌。且錢質精好。工本不輕。私鑄者無從獲利。即可不禁而自止。然後將民間舊有私鑄之小錢。隨地設局收買。以備改鑄大鑄之用。其大錢之等差。或酌用當十當五十。及當百當五百當千。分為五品。仍令與制錢相輔而行。查現在一錢之重。不過一錢二分。惟當十大錢。不必用十錢之銅。當百大錢。不必用百錢之銅。製造雖精。而工本不致過費。銅亦日見有餘。此法一行。將民間舊積之私錢。並外國所來之洋錢。皆當自廢。查新疆錢法。舊以五十普兒為一騰格。今定以百普兒為一騰格。每騰格值銀一兩。即合於古者當十之大錢。當日定制。似即因銀少之故。迄今行之。並無格礙難通。則內地又何妨仿照。

辦理臣愚昧之見。所論似駭聽聞。然於古有據。於今為宜。誠使大錢之法一行。則天下之銅皆將與銀同貴。可使旬日一月之間。財源驟裕。何慮而不出此。或謂大錢之行。後必有弊。此則全視乎行法之人。即如捐例之開。亦孰敢保其無弊。應請飭下親信重臣。會同部臣博考舊章。從長計議。凡立法不能無弊。而理財全在用人。得其人則弊自輕而利自重。否則如廣東之六百萬銀。徒以資寇。而毫不見功。豈不重可惜哉。

請行鈔法

昨聞有請以人家赤金。濟銀之不足。並申金器首飾之禁者。尚未知部議如何。余謂銀雖不足。而金則如故。若並此而括索之。藏富於民之謂何。且今日之漏卮。病在通銀於夷。然其事未嘗不繁重難行。若變為通金於夷。則簡便莫過於此。其勢將有莫之能禦者矣。於是又有以開礦為生財之源者。又有以行貝為助銀之用者。而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無已。則不如請行鈔法之為便。行大錢有利而不能無弊。行鈔法亦有利而不能無弊。而集事之易。鈔法較勝於大錢。憶余官京師時。聞蔡生甫學士以奏請行鈔鑄秩。嘗惜其不知。本朝故事。伏查皇朝三通中。備載順治八年。曾造鈔十二萬有奇。至十八年。因國用充裕而止。學士不知考此。而但泛引明制於議實。

疏然即前明十便之說未始不犁然有當於人心。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無工匠之奸偷。八曰無盜賊之窺伺。九曰不用錢用鈔。則銅悲可以鑄軍器。十曰鈔法行。則民間貿易不用銀。天下之銀可盡入內庫。真乃十全善法。何不可行。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或變為大錢。或變為鈔法。實為今日之急務。皆足以充財用而致富強。若長守而不變。則不但不能通。且恐不知所屆矣。近在江南。讀王亮生學博所撰錢弊芻言。至詳且確。謝默卿郡丞又穩括為鈔貫說。至簡而明。皆可坐而言起而行者。成書具在。無庸贅述。惟近許辛木農部又著鈔幣論以闢之。則不過闢妍騁巧於文字間。不得謂後起者勝矣。

開礦議

礦利之興古矣。周禮有什人之賦。什卽礦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後代廠稅之始。漢書地理志言朱提山益州山皆出銀。後魏延昌中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又恒州白登山有銀礦。唐貞觀初。侍御權萬紀奏。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東漢劉永鈞國用日

削五台山僧繼容募民鑿山取礦烹銀以輸劉氏賴以足用宋太宗至道末天下歲入銀十四萬餘兩真宗天禧末天下歲入銀八十八萬餘兩神宗元豐初元治銀二十一萬餘兩金世宗大定間許民采銀二十分取一為稅明洪武間陝西商縣有鳳凰山銀坑八所福建尤溪縣有銀屏山坑冶八所浙江溫處等屬有銀場永樂間福建浦城縣有馬鞍山等銀坑三所貴州有葛溪銀場雲南大理銀冶萬歷間歲有進礦稅銀三百餘萬兩今人無不言開礦有害者大都監於前明之用宦官監收礦稅耳不知委用宦官則凡事皆有害何獨開礦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九卿議禁開礦上諭曰天地自然之利當與民共之不當以無用棄之要在地方處置得宜毋致生事又乾隆四年兩廣總督奉英德縣銅坑鍊出銀該縣洪磔礦出銀過多請封閉上諭曰銀亦天地間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煌煌聖諭仁義並行固不欲興利以擾民亦未嘗閉地而塞利嘉慶年間英煦齋師亦嘗抗疏云中國銀有日減無日增安得不短絀則莫如取諸礦廠或官為經理或任富商經理即使官吏難保侵漁富商或飽囊橐總係取棄置之物以濟生民之用且可養贍窮民雖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謀生未始無益皆通達政體之言非迂儒所能識斯固籌國用

者所宜體察而施行也。

行貝議

行貝之議。尤駭聽聞。特齊民徂於目前。習而不察耳。今民間貴重之物。皆曰貨寶。貿易之事。皆曰買賣。其字無不從貝。可見古時通行之物。至今尚不能沒其名。攷織貝之貢。自夏時已然。儀禮之江貝。鄭氏注云。貝古以為貨。桓寬鹽鐵論云。夏時以元貝。謂夏以貝為幣也。漢書食貨志。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么貝二寸四分以上。小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為朋。又分貝貨為五品。大貝以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以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么貝以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以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謂貨貝五品。至秦始皇廢貝用錢。漢時猶錢貝並用。晉以後遂不行。至今竊謂物之貴賤。視乎人之所尚。若果行貝。則上以是令。下以是聽。卽與銀同。近人有用貝五美之說。其一曰遵聖。讚曰貝之為物。載於聖經。今日用之。先民是程。二曰復古。讚曰貝之為物。中古所寶。今日用之。行古之道。三曰有文。讚曰銀曰紋銀。貝曰文貝。美在其中。采發於外。四曰無偽。讚曰鈔之難行。人為易偽。貝出於水。實生於地。五曰便民。讚曰錢重銀輕。可以致

遠貝亦如銀便於流轉數語盡之矣。

啖夷

啖夷初至中國。未嘗不馴謹。自道光二十年以後。始逐漸驕肆。名為恭順。實全無恭順之心。嘗與雲臺師談及往事。師深為扼腕。曰。尚記得嘉慶二十二年。我為兩廣總督時。首以嚴馭夷商。洋商為務。蓋洋商受啖夷之利益。啖夷即仗洋商之庇護。因此愈加傲黠不馴。我每遇事裁抑之。時啖船在黃浦。與民人爭水。用鳥鎗擊死民人。我嚴飭洋商必得克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嘯嘯哂國夷人打死民婦。我立獲克犯。照例絞決抵罪。道光初。啖夷有護貨之兵船。在伶仃山。用鎗擊死小民二人。我飭洋商向啖國大班勒取兇手。大班詭言只能管貿易事務。兵船有兵頭。職分較大。我令不能行於彼。我旋飭傳諭兵頭。兵頭復詭稱夷人亦有被民傷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詭詐。傳諭大班。如不獻出兇手。即封艙停止貿易。大班又稱寔不能獻出兇手。無可如何。情願停貿易。時兵船已詭避在外洋。將匝月。我持之益堅。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黃浦大船。稟稱無可如何。只好全幫回國。不做買賣。我發印諭言。爾願回即回。天朝並不重爾等貨稅。於是啖國大貨船二十餘號。收拾蓬桅。

作為出口之勢。仍上稟云。大人既許回國。何以礮臺上又設兵礮。我又加印諭言。虎門礮台。本是終年常設。並非此時待爾等出口。欲加轟擊。且天朝示人以大公。豈有許爾等回國。復行追擊之事。於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復又旋轉在外洋校椅灣。停泊多時。而其兵船遂真遠遁矣。未幾大班又稟。兵船不知何時遠遁。我等實愧無能。大人如准入口貿易。固是恩典。否則亦只好回國等語。而洋商亦代為稟求。並令大班寄稟回國。告知國王。下次貨船來粵。定將兇犯縛來。方准入口。否則不准大班亦同此稟求。我始應允。直至三年春。始照舊開艙通貨。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關稅必由此大缺。且恐別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為緩頰者。我一人力持以謂。國體為重。貨稅為輕。索兇理長。斷不可受其欺脇。並飭其以後兵船。不許復來。非是護貨。適以害貨等印諭。及四五年。貨船來粵。稟稱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國。委不知向何處逃散。無從尋獲。而四五年間。此種兵船。亦實不復至。我對眾曰。此所謂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粵後。兵船復來。門人盧厚山亦仿我此意行之。時有褒嘉之旨云。玩則懲之。服則舍之。尚合機宜。不失國體也。聞此後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頓殊。為之慨然而已。

鴉片

近日喫夷就撫。而鴉片之禁漸弛。漏卮之弊。愈不可稽。於是留心國計者。僉議請令各直省。普種罌粟花。使中原之鴉片益蕃。則外洋自無可居奇之貨。且罌粟漿之成。鴉片其毒究不如烏土白皮之甚。則吸煙者之害。亦不甚深。可以逐漸挽救。其用心可謂苦矣。其設想亦可謂周矣。然究非政體之所宜。卽陳奏亦恐難邀。俞允愚謂為今之計。則不如仍用前許青士太常所奏。甚可行也。按道光十六年四月。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一摺。奉旨交廣東大吏會同妥議。不知彼時如何覆奏。未見施行。今節錄其原摺如左。以備採擇云。為鴉片例禁愈嚴。流弊愈大。應請變通辦理。事。竊照鴉片煙。本屬藥材。其性能提神。止洩辟瘴。見於李時珍本草綱目。本名阿芙蓉。惟吸食必應其時。謂之上癮。則廢時失業。莫此為甚。甚者氣弱中乾。面灰齒黑。有明知其害而不能自己者。誠不可不嚴加厲禁。以杜惡習也。查鴉片煙之品有三。一曰烏土。一曰白皮。一曰紅皮。皆英吉利屬國所出。乾隆以前。海關則例。列入藥材項下。每百觔稅銀三兩。其後遂入例禁。嘉慶初年。食鴉片者。罪以枷杖。今遞加至徒流絞候各重典。而食者愈多。幾遍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項。今以

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嘉慶年間。每歲約來數百箱。近竟多至二萬餘箱。烏土為上。每箱約洋銀八百元。白皮次之。約洋銀六百元。紅皮又次之。約洋銀四百元。歲售銀一千數百萬元。以庫平紋銀七錢計算。歲耗銀數。總在一千萬兩以上。由是洋銀有出無入矣。夫以中國易盡之藏。填海外無窮之壑。日增月益。貽害將不可言。或有欲絕夷人之互市。為拔本塞源之計。在中朝原不惜捐此百餘萬兩之稅銀。然西洋諸國。通市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惟英吉利耳。乃因英吉利而概絕諸國之互市。則瀕海數十萬眾。恃通商為生計者。將何以處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成廬。內洋商船。皆得轉致。又從何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歷閩浙江南。山東天津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隨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但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且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道光元年。兩廣督臣阮元。曾嚴辦澳門屯戶葉恒澍夷商一案。繼任督臣盧坤。亦曾拏獲梁昌榮一案。起出煙泥一萬四千餘個。格殺生擒者共數十人。並將密口匪徒姚九區寬等。籍產入官。查辦。非不認真。而此害終不能戢。蓋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驚利。揆其鬼域伎倆。法令亦

有時而窮。更有內外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奪。良民受累不堪。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此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內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戶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為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例。准夷商將鴉片照藥材納稅入關後。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夷人納稅之費。輕於行賄。諒彼亦必樂從。洋銀應照紋銀一體禁其出洋。有犯被獲者。鴉片銷燬。銀兩充公。至文武員弁士子兵丁。或効職趨公。或儲材待用。豈可聽其沾染惡習。至蹈廢時失業之愆。惟用法過嚴。轉恐互相容隱。如有官員士子兵丁私食者。應請立即斥革。免其罪名。寬之正所以嚴之也。該管上司。卽統轄各官。有知而故縱者。仍分別查議。其民間販賣吸食者。一概勿論。或疑弛禁於政體有關。不知觴酒社席。皆可戕生。附子烏頭。豈無毒性。從未聞有禁之者。且弛禁僅屬愚賤無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萬餘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復瞻顧遲回。徒循虛事。誠恐鴉片終難禁絕。必待日久民窮財匱。而始轉計。則已悔不可追。謹以上聞。伏乞 密飭粵省督撫。及海關監督。確查以上各情節。如果屬實。

速議變通辦理章程以杜漏卮而裕國計。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水雷

粵東近傳嘆喇哩國夷官創造水雷之法。遣善泅水者潛至敵人船底。藉水激火。迅發如雷。雖極堅厚之船。罔不破碎。粵省洋商潘姓者。如法製造。凡九閱月而成。曾經將水雷器具二十副齎京恭呈。御覽。於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奉旨交直隸總督天津總兵會同演試。旋據覆奏。於九月在天津大沽海口會同演試。用徑八寸長丈六杉木四層。繫成木筏。安於海面。墜定錨纜。將藥一百二十斤水雷。送至筏底。繫定引繩。拔塞後。待時四分許。轟然一聲。激起半空。將木筏擊散。碎木隨煙飛起。其海面水勢亦圍圓激動。洵為火攻利器云云。並纂成水雷圖說進呈刊布。竊謂此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創造。非洋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惟是大海茫茫。波濤洶湧。此器如何能恰到敵船之底。又恰能使敵船渾然罔覺。坐待轟擊。則皆非瞽儒淺識之所敢知矣。

礮考

歸田瑣記中。有說礮一條。頗中今日情弊。而礮之緣起。未之詳也。或以為問。余乃撫

拾所見各書告之曰礮字俗作砲潘安仁閒居賦礮石雷駭其最先見者矣李注礮石今之拋石也然說文無礮字礮字注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礮敵是許氏以礮為礮唐書李密傳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將軍礮自後人有火礮之製俗遂從火作炮字非也火礮之用始見於宋楊萬里海螳船賦序云宋紹興三十一年金兵欲濟江虞允文伏舟七寶山舟中發一霹靂礮墜水中硫磺得水火自跳出紙裂而石灰散為煙霞眯其人馬之目金兵大敗然此乃紙礮用石灰以眯目非以礮子為攻擊之具也礮之用鐵始於金名曰震天雷以火礮攻城始於元世祖得回回所獻新礮以攻破襄陽名曰襄陽礮明永樂間平交趾始得神機鎗礮法至嘉靖二年佛郎機寇廣州指揮柯榮禦之賊敗遁官軍獲其二舟得其礮即名為佛郎機詳見明史紀又兵志云佛郎機礮式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數百斤礮之用銅始見於此至我朝天聰五年始造紅衣大礮名曰天佑助威大將軍崇德八年又造神威大將軍礮康熙十五年又造神威無敵大將軍礮康熙二十八年又造武成永固大將軍礮詳見皇朝禮器圖式造火藥法并辟百金方中所載頗詳蓋硝磺炭三者皆須研得極細必搗至萬杵以外愈多愈好炭用柳條以細如筆管者為

妙。必去皮去節。帶皮則煙多。有節則易炸也。製好後。必須放手心燃之。藥去而手心不覺熱者。方為合式。余提兵上海時。蘇州局員來繳新製火藥。余嫌其未淨。令以手心試之。委員皆縮手不前。曰前繳藥時。皆不如是。余曰。此試火藥定法也。然則前此收藥之。皆不如法可知矣。因駁回。令其再擣再繳。時以白紙鋪棹上試之。藥去而紙絕不燒。於是眾始歎服云。

天主教

湖北黃岡。吳德芝有天主教書事一篇云。西洋國天主教。前未之有也。明季其國人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先後來中國。人多信之。其術長於推步象緯。使之治歷。頗有奇驗。又善作奇技淫巧。及燒鍊金銀法。故不耕織而衣食自裕。浸假延蔓。各直省郡邑。建立大廟。曰天主堂。宏麗深邃。人不敢窺。而各以一西人主之。細民願歸之者。必先自芥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後主者受之。名曰吸教人。按一名與白銀四兩。勝其門以赤紙。上畫一長圈。中列十字架。刀錐鉤欄等器。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門畫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齊集堂中。閤門誦經。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如常醫藥。必其教中人來施鍼灸。婦女亦裸體受治。死時。主者遣人來殮。盡驅死者血屬。無一